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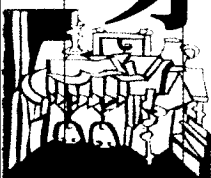
里程 著



穿旗袍的姨妈



人民文学出版社



穿旗袍的姨妈

I247.5

1226

2007

里程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旗袍的姨妈/里程 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02 - 006023 - 8

I. 穿… II. 里…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6286 号

责任编辑:刘 稚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韩志慧 责任印制:周小滨

穿旗袍的姨妈

Chuan Qi Pao De Yi Ma

里 程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43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875 插页 2

2007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978 - 7 - 02 - 006023 - 8

定价 1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读《穿旗袍的姨妈》(代序)

贾平凹

我一直认为里程的小说肯定是好小说,但我读完《穿旗袍的姨妈》后还是震惊。他写的是“文化大革命”题材,这样题材的作品我读过许多,虽然有重大的事件,有血腥的场面,有不可理喻的荒谬和野蛮,老实说,我没有像读这部小说一样内心很孤寂,很挣扎。一个作家读同时期的另一个作家的作品,他不是企图要去评论它,而更多的在想这类题材我该怎么写,他写的我能写得出来吗?里程的年龄当然比我小,他几乎是最后一茬对那个年代有记忆的人吧,我一直也是想为那一段历史写些什么,但我无从落笔。里程在这类题材中开辟了别一种局面,这是一个幼小的似乎是局外的人所经历的“文革”,它的描写没有使那些历史大事件得以饱满,却使文学丰腴了。姨妈,穿着旗袍的姨妈,就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在那个荒唐年代的形象吗?“我”目睹着她的屈辱和悲惨,“我”也在屈辱和悲惨中成长着,如落满了水泥厂烟囱飘散的粉尘的庄稼苗,庄稼苗在努力地挣裂着粉尘已形成的一层僵甲,终于使自己还是庄



稼苗而不是野草。正如刊发这部小说的编辑所讲：这是一个人的成长，却代表了一代人的迷茫；这是一代人的命运，却展开了所有人的孤独。我是在一个晚上读完了这部小说，在淡淡的故事中叹息着，却突然结束了，虽然有着没有吃饱的感觉，但却足够回味。

里程的阅读是中国作家里最为丰富的一位，对于新时期小说革命他是最早的鼓吹者和参与实践者，正因为如此，《穿旗袍的姨妈》里现代小说的手法足够圆熟。再加上他是极优雅的人，文如其人，小说就极其的纯正。这一点，我在阅读时佩服不已，我的生存环境使我无法像他那样温文尔雅，也无法像他那样骨子里仇恨固定，思维开放，能在现代文学里作云游僧，所以我也无法写出他那样的文字。西方人，如果借用绘画的语言来说，更多的是在“似”与“不似”两者上做文章，所谓“似”就是严谨地透视，解剖，色彩。“不似”就是纯粹的抽象。中国人却是在似与不似之间寻求自己的意度空间。我喜欢极致的洋，极致的土，就如在中国我喜欢上海这样的城市，我也喜欢西北的我那个泥瓦土墙鸡飞狗咬的故乡。对于我来说，他写得太洋了，洋得让我喜欢而嫉妒！

此书献给

那些自由的心灵

那些为绝望之人带来希望

那些流落他乡四处漂泊的

我的朋友

第一章

1

那个坐在绿色小椅子上的男孩就是我。那时我几岁？三岁还是四岁？

我不像有些人那样具有超凡的记忆力，事隔几十年还能清晰地回忆起生活在子宫里的情形以及咿呀学语的细节。我不行。童年于我来说，只是一片朦朦胧胧的海。支离破碎的往事犹如暗夜里的灯塔，从遥远的地方朝我眨着眼睛。当我坐在北风敲打窗棂的斗室里，点上一支烟，那混沌海面上最为耀眼的一个亮点便飞驰而来，迅速放大，很快照亮了我的记忆。

我坐在绿色小椅子上。孤零零的一个人。

幼儿园已变得空空荡荡，两位换下湖蓝色围裙的阿姨在打蜡地板上走来走去。她们一会儿捏捏已经关闭的窗户把手，一会儿将屋内一长溜小椅子逐个排放整齐。这样重复好几次之后，一位阿姨抬腕看了看手表，用一种不耐烦的目光觑着我。我想，那时我的模样一定糟糕透了。耷拉着脑袋，两只小手放在背后，就像平时阿姨要求我们所做的那样。不时有



行人的影子在门栅分隔的空当里闪来闪去。我一次次把目光投向门口,眼巴巴地看着小朋友们被他们的父亲母亲接走。没有人来接我。我想是不会有。我知道我错了。要不,阿姨是不会用那种眼光看我的。

一位阿姨走了。留下的另一位阿姨不知道为什么给我拿来了一副积木,放在我面前的小桌上。我一动不动。幼儿园里有规矩,哪个小朋友犯了错误,阿姨对他的惩罚就是让他坐在墙角,不允许他参加任何游戏活动。我受过这样的惩罚,现在我更应该受这样的惩罚。

阿姨坐在小桌上打毛衣。墙上的挂钟嘀嗒嘀嗒走个不停。斜阳照在窗台上,一只小虫子缓缓爬上彩色玻璃窗,它越爬越高,碰到窗框后噗地掉下,小虫子稳稳身子,又开始艰难地向上蠕动……远处汽车的呼啸声渐渐稀落。门栅的空当里很少有行人的影子掠过。

我的脑袋变得沉重无比,眼睛迷迷糊糊,像睡着了一般。这时候,门口传来一声轻轻的呼唤。

我迟疑了一下,没有抬头。

又一次的呼唤。这回我听明白了,是叫我的名字:骆驼。

我抬起头,凭借一缕暮色,看到门口亭亭站立着身穿旗袍的二姨妈。时间在那会儿凝固了片刻。

我从椅子上蹦跳起来,哇的一声哭喊着朝门口奔跑而去……

二姨妈将我抱起来,我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两只小手紧紧地紧紧地抓住了她的衣服。

多少年过去了,我的二姨妈依然不停地絮絮叨叨地向人诉说我童年的这一幕。

这是有象征意义的。

它是一条狗。它追逐我已经存在的历史,并将继续追逐我以后的生命。我之所以那样害怕在人群里遭受冷落而置身热闹氛围时又难以真正投入,我之所以喜欢把自己关闭在尘嚣之外一个人静处,比较早地获得一种淡泊的心境而在生命里又热切渴望任何一种呼唤,我想,都与童年时代的这一场景有关。

迄今为止,无论什么场合,什么地方,只要有人用温和友好的声音叫唤我的名字,我的心就会莫名地悸动不已。

还有,我最忌讳的一件事就是别人将背对着我。我宁可闭上眼睛也不愿面对冷冷的如墙一般的背。所以,从幼儿园回家的路上,当五十出头的二姨妈气喘吁吁地提出要改换一种姿势,把我从她的前胸移到她的背部,我即刻哇哇大叫,两条腿乱踢乱蹬,两只小手紧紧钩住了她的脖颈。

二姨妈只得打消她的念头,抱着我沿林阴道一步步走去。我似乎很高兴二姨妈没有坚持把我转移到她背上去,脸蛋依旧在她的颈窝,一只手拨弄她绾在后脑勺的发髻。

“不要乱动。”二姨妈躲闪了一下脑袋。

二姨妈的发髻显然有一种吸引我的魔力,我的手情不自禁地又触到了它。

“你再乱动,我就不抱你了。”二姨妈提高了嗓门,脸颊浮



现微微的一抹红晕。

我学乖了，一只手老实地搭在二姨妈的手臂上。二姨妈的手臂雪白雪白，像藕一样。

二姨妈开始爬坡。我感到自己在一点点增高。我看到前面有一座桥，桥下的河水汨汨流淌，几只停泊河边的小船点起了油灯，微弱的灯火在弥漫雾气的河面上时隐时现，好看极了。

二姨妈和我来到了桥上。在桥栏中央附近，我看到一些人围着一个摊贩，他们好像都在吃着什么东西。顿时，我觉得喉咙里的口水咕咕的往下流，我随即说：“姨妈，我饿。”

二姨妈看看我，然后将我放下，掏出钱包跑去买回了两块热乎乎的红薯。我站在桥墩上，二姨妈站在我的身旁，我们一边吃着红薯，一边俯看灯火点点的河面。在我记忆中，那是吃得最香的一顿晚餐。

很多年以后，二姨妈还经常向人提及那两块热乎乎的红薯。她是这样来解释她当初的行为：小孩子想吃什么就一定要满足他，不然他会生病的。她说她小时候非常想吃刚摘下来的玉米，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外婆不给她吃，以至于她想啊想，结果得了相思病。

我不知道基本上是一个文盲的二姨妈所讲述的故事有多少真实性，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二姨妈为我花了那一毛钱确实不容易。你只要想想我二姨妈一个月拿三十元的退休金，死后竟然留下两栋房产，许多行情看涨的红木家具，以及现在已很难搞清楚确切数目的金银首饰，就可以知道她这一辈子节俭的程度。我的二姨妈一生中最大的乐趣就是逛调剂商店。那时叫旧货店。二姨妈有许多年代久远的贵重物品，

都是从调剂商店用低廉的价钱买来的。阳光明媚的日子，二姨妈总像去和情人幽会一般打扮得山青水绿，身穿绸缎旗袍，臂挎一只草编工艺包，娉娉婷婷地走出我们的小街。不用问，她一定是去调剂商店。这座城市里大概没有二姨妈所不知道的调剂商店。再小再偏僻的店铺也会被她发掘出来。她像沙里淘金似的在那些店铺里一遍遍地转悠寻觅，循环往复乐此不疲。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的没有什么文化的二姨妈长年累月所收购的很多东西都具有相当高的文物价值。二姨妈那种对古玩准确到神奇的判断力，好像是天生的。二姨妈将她认为值钱的红木家具衣橱箱柜以及许多精致古老的小摆设统统秘藏在那栋黑瓦红墙的高楼房里。她生前几乎不向任何人打开这栋拥有粗木屋檩的红楼房。好像是为了守护这栋神秘而气派的红楼房，二姨妈在它的旁边另造了一间灰色平房。灰矮房是二姨妈饮食起居的主要活动空间。它年久失修，墙壁斑驳，在那栋气宇轩昂的红楼房面前就像一只丑小鸭，灰溜溜地蹲伏在那儿。灰矮房内的四面墙上，黑乎乎挂满了厚厚的烟尘，那是二姨妈长久以来烧灶头的结果。她不舍得买燃料，用来烧灶头的柴火都是问人要来的。街坊邻居哪家做木工，二姨妈便拿一只大麻袋将那些刨花碎木块之类的一袋袋往回拉。灶头上熬的二姨妈的主食，通常就是放了几片菜叶的玉米糊。夜深人静的时候，左邻右舍都已入睡，那间灰矮房开始传出鼯鼠般的走动声和柴火燃烧的噼啪声。灰矮房里的声响一直要持续到凌晨时分才渐趋平静。二姨妈起居无常，饮食粗糙简单，但奇怪的是她并不见老，五十多岁的身影里依旧保持着年轻时的风韵。灰矮房里一年四季的烟熏火燎，也没使



她的皮肤变黑变皱。只要稍加修饰,换了料子上好的紧身旗袍,藕色的臂腕挎上草编工艺包,手套两只翡翠镯子,我的二姨妈又是那样的光彩照人!

一九七五年年末,辞旧迎新的炮竹声刚刚响起,我的二姨妈匆匆告别了人世。人们走进灰矮房,看到二姨妈安详地躺在一张铺了旧棉絮的竹榻上。支撑竹榻的是几排垒叠起来的砖块。旧砖块堆满了四周的墙角,二姨妈还没来得及将它们排放整齐。这些旧砖块耗去了我姨妈生命的最后一点体力。在死神向她一步步逼近之际,她依然像蚂蚁搬家似的往家里搬运那些旧砖块。我始终不能明白,二姨妈孤身一人,拥有两栋房产,她还要那些旧砖块干什么。她莫非还想建造第三幢房子?她膝下没有一个后代,造那么多房子给谁住呢?她难道就没有想到过死吗?

二姨妈肯定以为她是不死的。虽然她说到过死。

我很快吃完了属于我的那只红薯。我把薯皮也一古脑儿塞进嘴里吞了下去。我满足地用一只手拍拍自己的腮帮子,另一只手摸摸二姨妈梳得很光滑的头发。二姨妈个子不高,我站在桥墩上用手抚摩她倒像我是一个大人。

“你母亲好,还是姨妈好?”二姨妈似乎并不反对我抚摩她。

“姨妈好,母亲不好。”

“你母亲很辛苦,她在上中班。”

“她不来接我,就是不好。”

“你长大以后,不要忘记是姨妈带你到这里来玩的。”

“唔,你长大以后不要忘记……”

“你说‘我长大以后’……”

“我长大以后你不要忘记……”

“坏坯子，是‘你’不要忘记。”

“是……我不要忘记。”

“永远不忘记？”

“永远。”

“姨妈死了呢？”

“死了也不忘记。”

“坏坯子。”

“姨妈……姨妈不会死的。”

3

穿过爬满青藤的篱笆小径，穿过弯弯曲曲的风尘岁月，打着一把黑伞的二姨妈从烈日炎炎的天空下款款走进我的视线。

悬浮的遮阳伞，旗袍衬出的娉婷身段，还有那双耀眼的、不时被篱墙丛草所掩映的白色高跟鞋，一次次招来行人惊异的目光。一群嘁嘁喳喳的小学生，也许是刚刚放学归来，也许是纠集起来准备去捉蟋蟀，他们看到迎面走来的二姨妈后在路边一字排开，像是接受检阅似的鸦雀无声。

哦，小街，我的生长地，它像是一条小河，它更像是富贵和贫贱的分界线。沿河两岸一侧是树木葱郁的花园洋房，一侧是错乱布局的灰瓦房。但即便是从花园洋房里走出来的人，也不会像二姨妈那样打扮得令人瞠目相看。

二姨妈径自走去，遮阳伞下的一片阴凉摇摇晃晃朝前移



动。这时候从那群小学生中间传出了轻轻的一声嘀咕：地主婆，真神气。

黑色遮阳伞凝固住了——伞下的二姨妈缓缓转过身来，我看到她的脸上布满茫然而愤懑的神情。她的眼睛在搜索，在寻找。

小学生们开始骚动起来，相互间推推搡搡，忽地像一阵风似的夺路而逃，他们一面逃一面嘴里还发出含混不清的喊叫声，纷乱而尖厉的声音在小街上空四处飞扬……

这些嘹亮的童音始终无法从我耳边消散。它们犹如晶莹五彩的泡沫，带着无尽的疑问，从岁月的纵深处绵绵不断地向我飘来。它们一次次地提醒我：二姨妈清苦的一生中是有过男人的。

二姨妈是“地主婆”，那“地主”是谁呢？

那曾经在二姨妈生活中出现过的男人是死了，还是和二姨妈离异了？一个雨过天晴的日子，我曾就这个问题问过母亲。

两鬓染霜的母亲脸上浮现若有所思的神情，显然，她也无法解开这个谜。母亲告诉我，二姨妈从小脾气古怪，与兄弟姐妹都合不来，在外公外婆面前也不得宠。十五岁那年，二姨妈只身一人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讯。直到外公外婆相继去世，一个归乡的远房亲戚才捎来二姨妈的消息和一些钱物。那个归乡人说二姨妈现在阔了，跟了一个富家子弟，钱财是吃不完穿不完。

有关二姨妈的下落在故乡的小河两岸不胫而走，青石板桥两侧聚集了三三两两议论不休的乡亲们，在他们眼里，违背乡俗与人非法同居已属大逆不道，不回家奔丧以尽孝心更是

泯灭天良。在族里几位有声望的长辈主持下，二姨妈捎来的钱物被扔进了野狼出没的山谷。外公外婆合冢落葬仪式后的第二天晚上，族长当着众人的面，在祠堂内的族谱上抹去了二姨妈的名字。故乡就以这样的方式来遗忘和唾弃她的不肖子孙。

我母亲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再度见到二姨妈已是二十多年以后的事。她沿着一条弯曲的河滨溯流而上，穿过一座座摇晃不已的小木桥，在城市边缘靠近郊野的地方，找到了孤身独居的二姐。从那以后，我母亲先是租赁后买下了坐落河边的青瓦歇山顶楼房，和二姨妈比邻而居。姐妹俩虽说几十年龃龉不止，命运却再也没有提供让她们分开的机会。据此大约可以推断，二姨妈可以称得上感情生活的故事基本上都发生在离家流亡的那二十多年时间里。

二姨妈为什么没有生儿育女，后来为什么又没有再嫁人，一个人孤独地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直到生命的尽头，这始终像一团团迷雾，让人捉摸不透。

我相信，二姨妈在是否一辈子守寡的问题上曾经产生过动摇。

二姨妈和母亲有过无数次的争吵，其中有一次的争吵非常蹊跷。起先姐妹俩窃窃私语，好像商量着什么紧要的事。为了避开已经懂事的我，她们走得很远，站在草木丛生的篱笆墙边交谈。后来我听见二姨妈的嗓门渐渐高起来，那时候我已预感到母亲和二姨妈的争吵是不可避免了。

二姨妈气咻咻离去时将我家小院的篱笆门重重地甩了一下。母亲显得很委屈，她神思恍惚地朝家门走来，嘴里不停嘟哝道：世上竟有这样的人，是她自己来征求别人意见的，又莫



名其妙发那么大火。

我总觉得她们谈的是关于一个男人的事情。而且那还是个我见过的男人。

从我记事起,二姨妈在很多场合不止一次地说她讨厌孩子。但我知道那不是真的。也许只有我知道那不是真的。

我想,倘若二姨妈真要讨厌孩子,当初她就不会去幼儿园接我,不会一路上抱我给我吟唱童谣,不会在昏黄路灯映射的林阴道上出现这样的对话:

“你长大以后不要忘了姨妈。你会忘了姨妈吗?”

“我长大以后赚很多很多钱给姨妈用。”我信誓旦旦地说。

我没想到二姨妈听了我不负责的许诺竟会那么高兴,她出声地笑了,笑得那样舒畅,那样尽情,格格的笑声在林阴道上传得很远。

好像是对我许诺的奖赏和回报,二姨妈说:“今天晚上你和姨妈一起睡,姨妈带你到红楼房去睡觉,你说好吗?”

“好,好。”我使劲拍着手。那栋红楼房我从来没有进去过,它是如此神秘,对我充满了诱惑。

那天晚上,当二姨妈牵着我的手来到红楼房的门口,我幼小的心灵莫名地被一种忐忑不安的情绪所笼罩。至今我仍然无法辨别清楚,那种情绪的产生究竟是源于二姨妈第一次向我打开那栋红楼房呢,还是它其实就预示了那天夜里将会发生的事情。

那天夜里的月光出奇的好。

二姨妈掏出一大串钥匙,在月光下摸摸索索打开了红楼房森然的木门。随着静夜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吱呀声,我感到一股冷飕飕的馥郁气味扑鼻而来。

二姨妈进屋后拧亮了一盏光线微弱的灯,但我想说她拧亮的无疑是长长的一串奇迹。

我看到了什么?

那不分明就是童话世界里的宫殿吗?

一屋子林立的红木橱柜、古色古香的大理石屏风、摆满陶瓷器皿的玻璃架、不计其数的红木桌椅以及一只只彩釉镂空的鼓状石凳……它们将这间宽敞的大屋子占据得满满的,在幽暗的灯光里散发着一股诡谲而迷人的气息。

二姨妈引领我在宫殿里穿行。

红木家具之间狭小的空隙刚够我们侧身而过。我的手被二姨妈挽着踏上了很陡的大木梯。锃亮发黄的大木梯宛如一架天梯,在它的尽头,我看到一扇蓝莹莹的天窗。楼上的摆设主要是围绕一张硕大的柚木梳妆台铺开的,四周重重叠叠的几乎全是樟木箱。而我更感兴趣的则是那张奇异古怪的铁床。铁床像一只船,高高的床杆像船桅,直指斜坡屋顶,床杆的顶端分别饰有四只兽头,好像巡视着浩瀚的海域,床架上像壁画似的画满了各种各样的图案,画里的男男女女都不大喜欢穿衣服,他们的身上还同树一样长着绿叶。二姨妈替我脱去衣服,将我抱上床。我兴奋得又蹬又跳,铁床叮叮咚咚发出悦耳的声音。

“别乱动,好好躺着。”二姨妈替我盖上毛巾毯,之后背对我慢慢脱去旗袍,我看到了二姨妈雪白雪白的肩胛和浑圆的背部。不一会儿,她拧灭了灯,也钻进毯子躺在我的身旁。

二姨妈和我就这样静静躺着。

那时候我一点都没想到接下去可能会出现的话题。我痴迷地仰望着斜坡屋顶上的天窗,蓝宝石一般的天穹里缀着一